

事关全局的决胜之战

——新常态下“新东北现象”调查

新华社记者 何平 刘思扬 赵承 徐扬

共和国版图上,东北三省举足轻重——作为中国工业原料和装备的高地,它以独有的优势支撑和引领着中国工业化进程。

2014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,引发广泛关注,有人甚至以“断崖式下滑”来形容。

东北经济怎么看,东北振兴怎么办?

解析“新东北现象”这个样本,实际上就是回答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、新问题,进而实现新发展、新跨越。

东北经济是否进入寒冬?

数九严冬,东北大地滴水成冰。

大连湾,零下20摄氏度。上百名工人齐声喊着号子,为一座名为“西方巨人”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,进行最后的组装。

天气的冷对东北人来说算不了什么,但经济的冷却让他们不免忧心忡忡。

“我们正在吃老本。”迎着刺骨寒风,站在码头上的大船重工副总经理殷学林对记者说:“从去年到现在,我们只接到一个新订单。”

感到寒意的,岂止大船重工?在这个冬天,东北的煤城、钢城、油城,感受同样强烈。

我们北上吉林、黑龙江。

吉林石化生产艰难,亏损严重,成品油堵库。

龙煤集团,这家拥有24万职工的大型企业,11年前曾以拯救者身份重组了“四大煤城”,如今却成了被拯救者——去年亏损50亿元,靠地方政府“输血”度日。

大庆油田,一直创造着共和国自力更生的辉煌和传奇,从今年起每年减产150万吨原油。黑龙江将因此减少60亿元的税收。

翻开东北三省的账簿:2014年,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降为5.8%、6.5%、5.6%。

这里虽有主动挤水分的因素,但经济热度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难道东北经济,真如这寒冷的天气一般?

沈阳市铁西区。“1000000”,一座晶莹剔透的数字冰雕,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这是华晨宝马公司庆祝第100万辆宝马车下线的创意之举。

走进焊接车间,近700台机器人,摇头晃脑,来回穿梭,火花飞溅中,忙碌作业。流水线上每隔几分钟就跃出一匹“宝马”……

2014年,华晨宝马产值突破1000亿元,产量近29万辆,增长34%。

华晨宝马“一马当先”。米其林、普利司通等十家企业随之而来,在铁西形成了“群马奔腾”的产业集群,每年产值数百亿元。

冷还是暖,宝马有自己的预判:

它们在铁西的投资不仅是整车,还有最新型的发动机、研发中心……在上轮合资合同到期的前几年,宝马就主动提出将合约延续至2028年……

在东北采访,记者注意到,虽然一些传统产业举步维艰,但高新技术引领的后起之秀却长袖善舞。

室温20摄氏度,与室外温差近40摄氏度——大连金普新区,我们乘坐电梯,下到一个深19米、面积1.5万平方米的地下车间。这是光洋科技的地下机床王国。一排排机床代表着世界先进技术,都源于他们的科技创新。

“这一年365天温暖如春,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。湿度、温度、震动的些微变化,都会影响到机床生产的精度。”董事长于德海向记者解释道。

就在这座地下工厂,于德海团队研发的五轴联动机床,打入了机床鼻祖德国的市场,令西门子、发那科等国际巨头侧目。

就在一些企业发愁产品过剩时,于德海也在“发愁”,不过愁的是订单太多,产能太小。他告诉我们,公司正在筹建一座24万平方米新的地下车间。

“东北振兴十年,总体上‘加法’做得多,减法、乘法和除法,相对做得不够,有待补课。”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直言不讳地指出。

十年来“加减乘除”的多与少,直接体现在当前微观层面的好与坏。

沈阳铁西区,我们走进沈阳机床集团的车间。

这是一家“一五”时期崛起的大型国企,它生产的车床C620-1,曾用作1960年版2元人民币的图案。

车间电子屏幕上,一幅销售曲线图诉说着十年振兴的业绩:

2002年1.5万台、2004年5万台、2011年10.5万台……短短9年,沈阳机床集团从世界排名第36位,飙升到世界第一。

“那时候卖机床就像卖汽车了。我突然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恐惧感——再这么增长下去,将来机床卖给谁啊?”回忆起那段红火的日子,董事长关锡友不胜唏嘘。

果不其然,2012年,机床行业需求萎缩,他们生产的“大路货”滞销。2013年,利润首次出现负值。如果没有它的高端智能机床15上市打出一片天地,沈阳机床的日子会更难过。

不少企业,市场红火时忙着扩产能、赚快钱,顾不上转型升级;一旦需求萎缩,扩张的产能顿成累赘。

不少企业,仍处于“高端产业中的低端”,用外国的生产线和零部件,干组装加工的活儿,挣微薄的利润。

东北一家民用飞机公司,承担大型客机机翼制造项目,是波音、空客等公司的重要合作商。

公司负责人坦承,“我们干的活相当于一架飞机工程量的三分之一,但利润只有十分之一。”

在另一家大型国企的车间里,我们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外国设备。企业老总说,也曾买过一台国产机床,但精度不够,只能用干些粗活……

生产工业母机的地方,不用自己的机床;在共和国装备制造业基地,一些关键设备仍依赖进口。这是为什么?

是技术的差距,更有体制的弊病。

记者在调研中发现,东北的科研成果常是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——东北是科研院所云集之地,仅中科院在辽宁就有6个研究所,

秋裤都不觉得冷。”董广兰说,“这样的‘暖房子工程’,暖到了老百姓心坎里。”

大连市“暖房子工程”,投入24亿元,为600万平方米老房子穿上冬衣,惠及6万多户家庭。

冷中有热,降中有升,忧中有喜。东北经济,就像太阳下的多棱镜,有光有影,复杂多面。

有人担心,东北当前遇到的问题,会不会是“轮回式”的下滑,重现上世纪90年代的“东北现象”?

“不会!”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阎秉哲斩钉截铁地说,“那时,职工下岗,大家没饭吃,真是一筹莫展;今天我们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了。”

这就是东北——“一半是海水,一半是火焰”。

这就是中国——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,又孕育着转型升级的无限希望。

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!

东北振兴还有哪些问题有待破解?

外部性问题、暂时性困难、周期性调整,这些都是东北经济当前“遇冷”的全部原因所在吗?

10多年前,上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启幕时,在辽宁省政府研究室工作的韩东太,参与了向国务院报送材料的起草工作。

10多年后,已到省服务业委员会工作的韩东太发现,政府在剖析当前问题时,仍是“体制性、机制性和结构性等深层次问题”。

“10多年过去了,我们究竟哪些变了,哪些没有变?”他的发问引人深思。

毫无疑问,东北振兴十年取得了巨大成绩,但也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,尤其是一些深层次矛盾。

解答这一问题,不妨借用“加减乘除”这一四则运算,来分析东北振兴的变与不变。

——加法。从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间,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,年均增速达12.7%;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度提升。但在拉动经济的“三驾马车”中,投资一枝独秀,对经济贡献率超过60%。财税来源中,房地产业一业独大,在许多地区占比达到四成多。

——减法。一些本该淘汰、限制和转型的落后产能,投资规模不降反升。如钢铁、水泥、造船等扩张迅速。有的省水泥过剩产能最高时达到45%。

——乘法。从投资拉动转变为创新驱动,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。然而实际上,东北工业“一柱擎天”和结构单一的“二人转”状况没得到根本改变,传统产业和产品仍占大头,“原”字号、“初”字号产品居多,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仍在爬坡过坎。

——除法。从管制到服务,政府简政放权会对提高市场效率产生除数效应。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,对经济工作“管、把、看”的老问题没有根本去除,导致全社会市场化程度不高,民营经济大多忙于“搞配套”和“跑龙套”,营商环境仍是短板。

“东北振兴十年,总体上‘加法’做得多,减法、乘法和除法,相对做得不够,有待补课。”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直言不讳地指出。

十年来“加减乘除”的多与少,直接体现在当前微观层面的好与坏。

沈阳铁西区,我们走进沈阳机床集团的车间。

这是一家“一五”时期崛起的大型国企,它生产的车床C620-1,曾用作1960年版2元人民币的图案。

车间电子屏幕上,一幅销售曲线图诉说着十年振兴的业绩:

2002年1.5万台、2004年5万台、2011年10.5万台……短短9年,沈阳机床集团从世界排名第36位,飙升到世界第一。

“那时候卖机床就像卖汽车了。我突然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恐惧感——再这么增长下去,将来机床卖给谁啊?”回忆起那段红火的日子,董事长关锡友不胜唏嘘。

果不其然,2012年,机床行业需求萎缩,他们生产的“大路货”滞销。2013年,利润首次出现负值。如果没有它的高端智能机床15上市打出一片天地,沈阳机床的日子会更难过。

不少企业,市场红火时忙着扩产能、赚快钱,顾不上转型升级;一旦需求萎缩,扩张的产能顿成累赘。

不少企业,仍处于“高端产业中的低端”,用外国的生产线和零部件,干组装加工的活儿,挣微薄的利润。

东北一家民用飞机公司,承担大型客机机翼制造项目,是波音、空客等公司的重要合作商。

公司负责人坦承,“我们干的活相当于一架飞机工程量的三分之一,但利润只有十分之一。”

在另一家大型国企的车间里,我们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外国设备。企业老总说,也曾买过一台国产机床,但精度不够,只能用干些粗活……

生产工业母机的地方,不用自己的机床;在共和国装备制造业基地,一些关键设备仍依赖进口。这是为什么?

是技术的差距,更有体制的弊病。

记者在调研中发现,东北的科研成果常是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——东北是科研院所云集之地,仅中科院在辽宁就有6个研究所,

但成果在当地的转化率一直偏低。

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主持的“甲醇制取低碳烯烃技术”,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。这项技术早在2011年就在省外实现商业化运营,在辽宁却迟迟未能落地。

“为什么守着金饭碗却没饭吃?”

“一些国企缺乏创新激励机制,决策慢,常常要几个月才能拍板;南方不少企业却主动上门找技术,当场拍板购买,有的甚至成果没出来就先付定金买断……”一位科研所负责人说。

这还不够发人深省,令人警醒吗?

“东北经济的下滑之势,表面看是外部需求不足,投资拉动减弱所致,实质是没有根本解决的体制性、机制性矛盾的集中爆发。”这是我们在调研中,政府部门负责人、企业家和专家的一致看法。

做大蛋糕,解决了当时最突出的“吃饭”问题,这是上一轮东北振兴的最大成果;做精蛋糕,力求“吃好”,这是新一轮东北振兴的根本出路。

显而易见,东北面临的这一轮冲击,是对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的直接冲击。如果说,上一次转不过去、调不过来,还能活得好下去,那么,这次不转、不调,就不是活得好不好的问题,而是能否活得好下去的问题。

“生存,或是死亡,这是一个问题。”——哈姆雷特式的发问,对今天的东北经济同样适用。

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说,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!

与横亘眼前的体制、结构障碍进行决战——这是当今东北人无法回避的历史命题。

机遇大,还是挑战大?

白山黑水,林海雪原。

这里,注定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关键之战。机遇与挑战,究竟会鹿死谁手?

这,考验着东北人的勇气和智慧。

——东北三省负责人,如同这场战役的前线指挥官。在他们看来,东北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。

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国发展全局出发,对东北新一轮振兴作出战略部署,提出明确要求。

国务院出台了《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》,35条具体政策措施,为新一轮振兴加油助力。

近期,东北三省召开的两会上,传递出新的讯息:

——辽宁省,提出“创新、改革、市场、开放”四个驱动共同发力,激发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内在动力;

——吉林省,将全省的投资比作“壮马”、消费是“瘦马”、出口是“小马驹”,今后想方设法喂养壮后“两匹马”,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切换;

——黑龙江,提出把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,多做打基础、利长远的事情。

新常态下抓机遇,东北人的观念在变。

关于“速度”问题,大连市委书记唐军说,辽宁过去速度情结很浓。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时,辽宁的口号还是弯道超车。

“现在,照着原来的模式跑,跑得越快死得越快。速度下来了,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想想怎么样把体制机制问题、结构问题解决好。”

大连市开年头件事,不再如往常抓项目,而是确定了7个重点项目进行调研,改革与创新摆在了第一位。

新常态下抓机遇,东北经济的面貌在变。

冬季的长兴岛,略显荒凉。

在恒力石化园区,我们看到密布的粗大管道,吐着白气,园区内一片忙碌的景象。

几年后,恒力和中石油总计4500万吨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完全投产,产值将达到1万亿元,相当于再造一个大连。其炼化项目立足高端和精细化,粗放发展的老路一去不复返。

“国家战略,是我们在长兴岛投下700多亿元的信心所在。”恒力石化大连公司总经理陈琪充满自信。

去年下半年以来,数百家央企、民企乘势北上寻觅商机,仅辽宁就签约合作项目191个,在建项目投资总额8200多亿元……

——借船出海,借路入关,东北经济要搭乘开放的机遇。

这条“船”是“一带一路”的大船,这条“路”是“京津冀一体化”的协作之路。

“一带一路”、“京津冀一体化”,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,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,也为东北三省铺就了通往振兴的“黄金通道”。

绥芬河,黑龙江东南边境小镇,连接东北亚的“黄金枢纽”。

去年底,由中俄法三家公司合作运输的24个集装箱,满载木制地板,从这里启运,经由邻近的俄罗斯东方港转为海运,发往广州黄埔港。

这打破了以前黑龙江海运只走大连港和营口港的模式,大大节约了成本。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从绥芬河口岸借港出海。“一带一路”的“大船”,让黑龙江这个内陆省份走向海洋……

这打破了以前黑龙江海运只走大连港和营口港的模式,大大节约了成本。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从绥芬河口岸借港出海。“一带一路”的“大船”,让黑龙江这个内陆省份走向海洋……